

浅析《等待戈多》中人物的象征意义

刘 畅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荒诞派戏剧是20世纪西方文学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荒诞派戏剧起源于法国,是二战之后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战争带给人们的只有伤害,这时荒诞就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题。当提及荒诞派戏剧的时候不得不提到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Samuel Beckett。贝克特用他特有的荒诞的内容和戏剧形式,打破了传统戏剧原有的规则与形式。与传统戏剧相比,荒诞派戏剧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是支离破碎的,缺少逻辑的,并且荒诞派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并不像传统戏剧中那般性格鲜明个性丰满。荒诞派作家放弃了人物形象塑造和戏剧冲突,运用怪异的舞台场景和道具、颠三倒四的对话、混乱的思维达到荒诞效果。荒诞派戏剧作家经常通过使用象征、暗喻等方法反映出当时西方世界在饱受战争折磨之后的惨状,人们对未来失去方向和信心。

【关键词】等待戈多; 象征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部戏剧是戏剧史上的革新,也是第一部演出成功的荒诞派戏剧。二十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人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们对生存展开了思考,对生命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该剧的创作年代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这次战争彻底打碎了欧洲人在一战后残存的价值观,迷茫和空虚折磨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贝克特在这部剧中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出来。这部戏剧讲述了两个受过教育却又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在一棵大树旁等待着戈多,但最后也没有等来戈多的一个故事。这部戏剧喻示着人生是一场望不到尽头的等待,向观众呈现出现实世界充满荒诞,人类保守痛苦折磨的景象。

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贝克特这部戏剧的一大特点。象征手法是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借助某人或某物的具体形象,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象征的表现手法是含蓄的,作家将他想要表达感情隐藏在作品的人物或者事物中,这么做可以赋予文章更深的含义,从而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余地。本文将作品题目、出场人物形象、动作和语言以及舞台布置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理解了这部戏剧中的象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贝克特所表达的主题。

1 “戈多”的象征意义

“戈多”在全剧中并没出场,但他在整部剧中居于重要地位,贯穿了整个故事始终。故事以等待戈多拉开序幕也以等待戈多落下帷幕,但“戈多”是谁这个问题是所有看完整部戏剧的人共有的疑惑,有人曾问过贝克特这个问题,贝克特说“我要是知道,早就在戏里说出来了。”这也许只是一句俏皮话,就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对戈多的理解。贝克特拒绝落实戈多的身份,也是希望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有人认为“戈多”代表着上帝,“戈多”是从英语“God”演变而来的。但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个说法是需要推敲的。尼采提出了“上帝已死”这个惊世骇俗的口号,西方旧的信仰被打破。贝克特在第一幕中提到了两个强盗与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传说。幸运儿的一长段独白中:

“Given the existence as uttered forth in the public works of puncher and a personal God with white beard...”贝克特是想借幸运儿的嘴让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的,他会拯救人类。但是在第二幕中,幸运儿变成了哑巴。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对Pozzo和Lucky态度上的转变持有的是基督教的善恶观。送信小孩的形象似乎与基督教中的牧羊人有关。这些情节都表现出人类精神世界的虚无和迷茫。人们需要寻找新的信仰或者希望

我认为,“戈多”代表着希望。剧中,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时而说戈多可以说是个老相识,时而又说,我们简直不认得他。两个流浪汉似乎见过他,但又说不清,认不准。但他们认定只要戈多来,他们就可以得救。由此看来,戈多是能够来给他们希望的救星。我认为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系,当时西方世界刚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是一次毁灭性的灾难,除了肉体上的伤害,也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面临着信仰坍塌,人们对生活充满了迷茫与无助。人们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希望着有人可以来拯救他们,可以进入一个幸福光明的世界,所以戈多象征着希望,象征着美好的明天,象征着如上帝一般的救世主,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在路边忍受着无聊与乏味,忍受着每日机械重复的生活,忍受着寂寞孤独,只为等待着戈多的到来。这也象征着人们心中美好的信念,也许明天就会好起来了。

2 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的象征意义

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两个流浪汉,从剧幕拉开就做着无聊重复的动作。爱斯特拉岗坐在路边,努力地想要脱掉自己的靴子。弗拉基米尔不断地摘下帽子,往帽子里面看,摸一摸,然后又重新戴上。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做着无意识的动作,不断地摆弄着自己的帽子或鞋子,为了消磨时间而开始毫无逻辑的对话。他们的交谈前言不搭后语,不记得自己说过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剧中向波卓讨骨头吃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只是跟据本能生活。他们甚至一度糊涂到连他们等待的戈多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不知今天是星期几。他们总是重复一些无意义的话,这些话不表达任何的意义,语言混乱不堪,不合乎语法,不存在逻辑关系,并且多次无意义的重复。两个人看似在对话,实际上他们

只是在自说自话。在这些支离破碎, 缺乏逻辑的语言中, 表现的是人类和人类的非理性化。这两个流浪汉的语言和行为, 并不能反映出具体生活现象, 也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社会问题。但是, 他们反复无序的对话和机械重复的动作, 向观众屈辱了但是西方社会人们的疑惑和焦虑, 还有无可奈何。

和我们在以往传统戏剧中看到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不同, 他们没有可以识别的个性特征, 他们只是一种平面人物或者说是类型形象。除了名字之外, 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了解,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家人, 家人又在哪里, 在社会中有什么样的谋生手段。他们的身份是不确定的, 他们不是具体的某个人, 而是全人类的一个象征。就像剧中弗拉基米尔说过的: “全人类就是咱们。”他们那些机械无趣却又不停重复的动作, 象征着人类生存的单调、乏味和毫无意义。这两个流浪汉代表着在西方社会这部没有感情的机器的消磨下失去了自我的人类。反映出人类荒诞的生存现状。从这两个流浪汉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 人们失去了个性就变成了没有感情的机器。

3 波卓和他的奴隶幸运儿的象征意义

关于波卓这个人物, 在文中他说: “The more people I meet the happier I become. From the meanest creature one departs wiser, richer, more conscious of one's blessings.” 他需要别人的卑贱低微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并以暴露别人的弱点为乐趣。他对幸运儿毫不留情的虐待也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在他出场时, 向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反复强调自己的名字并说: “Does that name mean nothing to you?” 他的这种狂傲也是通过炫耀自己引起别人的关注的一种手段。他需要通过别人的关注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同时波卓也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文中在他要讲话之前他大声喊道: “Is everyone ready? Is everyone looking at me? I don't like talking in the vacuum.” 这一部分也是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体现。波卓和幸运儿是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波卓手握着鞭子, 对着幸运儿呼来喝去, 不给幸运儿休息喘息的机会。波卓对幸运儿的脖子留着脓的伤口和他疲惫的神态视而不见。并且幸运儿在爱斯特拉岗多次向波卓求情之后才得以安然坐下休息一会儿。波卓是一个无情的施虐者。波卓本身就是一个奴隶主, 他无情的剥削着幸运儿。作者在文中借弗拉基米尔之口说出来: “After having sucked all the good out of him you chuck him away like a banana skin.” 波卓象征着在当时社会中那些

冷酷无情, 以自我为中心的剥削者。他们处于上层社会阶级, 不在乎奴隶的死活, 只关心自己。幸运儿是一个奴隶。他受尽波卓的欺凌与折磨, 过着屈辱的生活, 但从来没有反抗过波卓的命令, 而在爱斯特拉岗对他表示同情和怜悯时, 他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这都是他身上奴性的一种体现。在第一幕中, 波卓有一长段毫无逻辑可言的有一些“意识流”式的独白。这段独白足以显示出幸运儿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幸运儿这个名字也是充满讽刺的。一方面, 他是不幸的, 因为他每天遭受着主人的打骂和驱使, 没有自由更没有任何尊重可言。另一方面, 他不知道需要等待什么甚至不知道等待的意义, 这与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比较起来幸运多了, 因为他也就不需要遭受等待的痛苦。贝克特用幸运儿这个角色象征了那些现实社会中在奴性的驱使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们。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 除了时代和文化背景, 贝克特使用象征的写作手法也是原因之一。贝克特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 人生本来就是毫无目的的重复和漫长的等待。等待戈多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反映了人生的烦恼和恐惧。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诞, 折射出了真实的人生, 同时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示; 现实虽然残酷, 但是希望还是存在的, 就好比枯树上重新长出的几片嫩叶。只是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 希望能否到来也是不可知的。等待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戈多会不会来却还是要继续等待。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岗这样无望地等待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身。当周围的人日渐堕落沉沦于污浊的世界, 是否能依然坚守下去。贝克特用法语写下这部戏剧的标题时用的是进行时态, 所以也证明了等待是一种长时间持续的生存状态。如果没有等待, 感觉世界就是如此的虚无缥缈。等待让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是存在的, 自己也是存在的。虽然有时等待也意味着幻灭, 尽管如此, 我们依旧会等着戈多, 而且将继续等待下去。就像剧中结尾的爱斯特拉岗和弗拉基米尔一样: “Well, shall we go Yes, let's go. They do not move.”

参考文献:

- [1] 从《等待戈多》看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J]. 徐梦佳. 山西青年. 2017(05) .
- [2] 论《等待戈多》中角色成对理念[J]. 关羽含. 青年文学家. 2017(17) .